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ink and wash. It depicts a dense, gnarled tree on the left, a figure in a long robe standing in the center, and a stone wall or fence in the foreground.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, with fine brushwork and a focus on naturalistic detail.

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选

郑云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选. 郑云一/张燕燕主编; 郑云一著.

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5059-8265-9

I. ①当. . . II. ①张. . . ②郑. . . III. ①陶瓷艺术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IV. ①J121 ②J5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59625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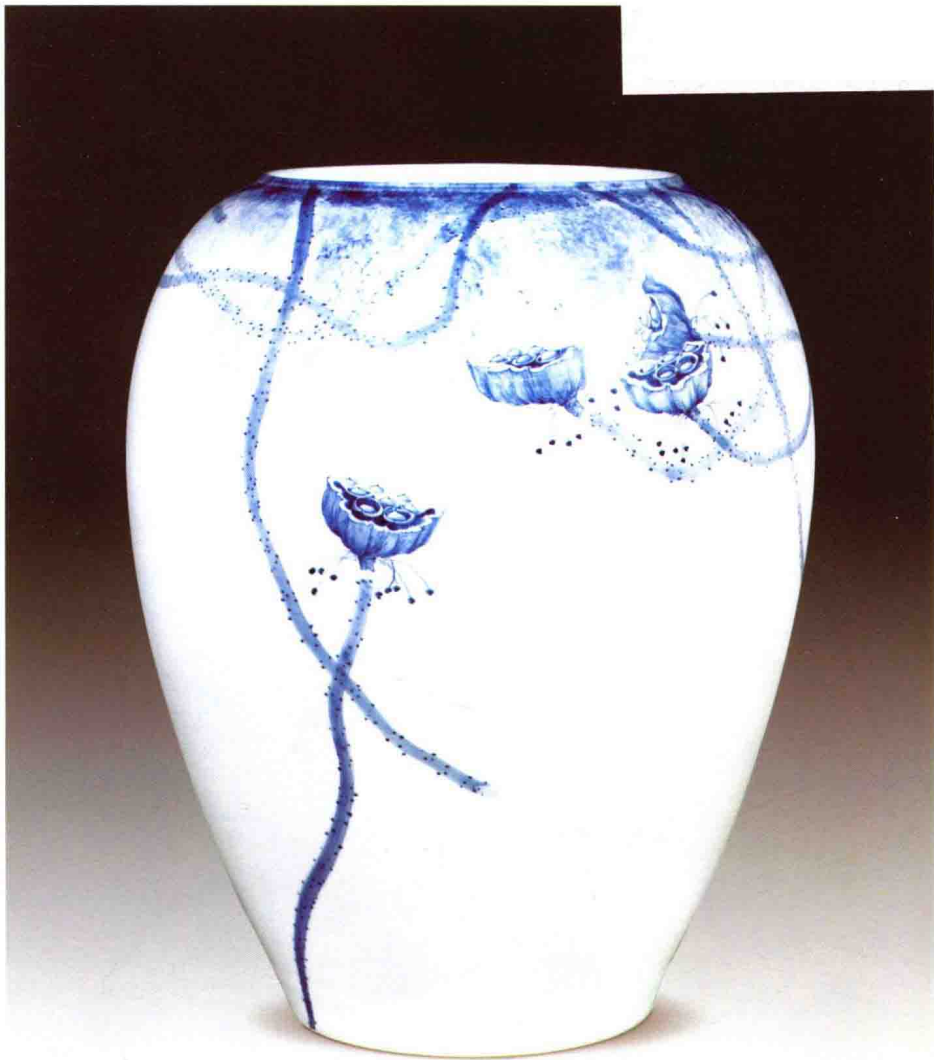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选 (1-10)
主 编	张燕燕
作 者	郑云一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郭 锋
策 划	北京艺轩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9x1194 1/16
印 张	3.75
印 数	1-5000册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8265-9
总 定 价	200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录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本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版权所有、侵权必究。



郑云一 《尘世莲花》系列 35 × 50cm

青花里的乡愁

文/李冬君

艺术哲学给了艺术一个样式，有了这种样式的结构，我们便可以欣赏并进入艺术本身，用思想触摸点、线与色块组合的世界。这应该是艺术家与艺术评论家共同的高位切入点。画家给出形象的人生诠释，而艺评家则用文字演义理性的逻辑，诠释形象给出的人生诠

释。当文字如芭蕾舞的足尖，点击着伟大绚烂的画面，如大珠小珠，落入青花晕染的艺术江山里时，一个有关人类乡愁的对话，便在一个思想者与一个画家的精神撞击中拉开了序幕，一种有关艺术的美的生活态度，便在人生的舞台上凸显于主角的位置。

谁是画家郑云一



郑云一 《尘世莲花》系列 50 × 20cm



郑云一 《尘世莲花》系列 46 × 8cm

一、有一方水土叫青花

黄山脚下的祁门，在景德镇之北。黄山云奇，祁门水秀，还有景德镇的青花瓷韵，郑云一便活在这一方水土里。有人说，山水是中国人的圣经。一点不假，云一依山旁水，在一个绘画的江山里颠沛。他曾于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油彩里迷茫，也曾在此韵十足的宣纸上奔跑，然而，当他落脚在景德镇，绽放一片徽州青花时，他立刻意识到，那与生俱来的水土是他的艺术之母。

云一对油彩有独到的理解，水墨也有自己的风格，两者都有不俗的成绩，但他无法停下来，他认为油彩之于画布，水墨之于宣纸，都不及青釉之于瓷胚，一个浑身徽韵的影子终于在青花里安顿了。绘画首先是一门手艺，当云一拥有了油画、水墨画并在瓷器上作画的三种手艺时，他的思想也有了一种新的述说方式，他生命里那悠然而沉郁的乡愁，携着水、火、土三元素，在窑里找到了归宿感，于是，在瓷釉上生成了自己的人生色调和自由的生活样式。

云一用素描和油彩惯用的写实笔触，在素坯上描述；将水墨追求的墨染，涤荡在蓝色的浑水里，化作青花游吟。素描之精细加以油彩的肌理，尤能使墨分五彩坐落在素朴的青花里，而自有其绚烂之极终归于平淡的定力。这些，都收在云一笔下，以青花料水如琢如磨写于素胚之上。当他为自己的青花吹上透明的灰釉，再经1300度高温烧造之后，他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结晶。青花与墨色一样飘摇着江南烟

雨，色釉之于瓷土如油彩之于画布、墨韵之于宣纸，同样可以如泣如诉黛瓦白墙的斑驳凄迷。而且比起水墨浓淡的变幻，青花色阶在高温釉下的表现力更为瑰异，更适于表现怀旧的情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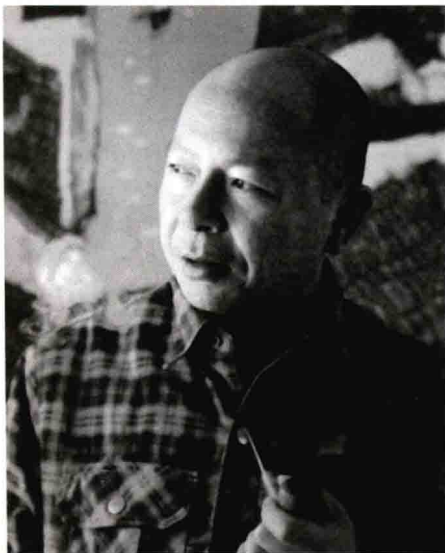
徽学、徽商，玉琢般的徽州女人；宣纸、歙砚，画不尽的徽州山水；石雕、砖雕、木雕，在徽州老宅的天井处偶尔苍老；还有那青瓦白墙错落有序布置的古村落，被一湾小溪绕过。这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徽州元素，浓缩在云一原创的徽州青花上，才能酣畅，才能淋漓，才能尽善尽美。徽州青花才是云一的生命底色。

二、有一种时尚叫历史

云一的艺术底蕴，不仅从水土来，还从历史来。那一方水土，不光是时尚之母，还是历史之母。

宋朝，无论北宋还是南宋，对生活都有一种优雅淡远的趣味，连烧造瓷器都要模仿玉质。浮梁县湖田村窑的瓷器仿玉最好，号“青白瓷”，又叫“影青”，宋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便以皇帝年号改浮梁为景德镇，景德镇成为青白瓷的烧造中心。

芜湖南部繁昌县柯家冲窑，也是当时有名的青白瓷窑，始于五代，比景德镇早100年。君子怀玉，在一个“早”一个更“好”的时空交错之际，艺人们怀着美玉般的追求，想必早已在繁昌县柯家冲窑与景德镇湖田村窑之间“窑相呼应”了，它与景德镇连襟般的瓷器



关系，从宋代就开始了。

元朝，景德镇在青白瓷工艺之后，又创出青花瓷。画工用毛笔蘸青花料，开始在细白的素坯上描绘流线结构的装饰模样。白地青花给出了釉下彩的简明玉润的视觉体验，充分体现孔子“绘事后素”的质朴美趣，与兰花布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青白之间，布置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简朴格调。

祁门是古徽州的南大门，也是打开徽州青花记忆的大门。唐宋属浮梁县辖，与景德镇相邻为一家。那穿越景德镇的昌江便源于祁门，下接鄱阳湖入长江，徽商外贸，走江湖，多自祁门南下，过景德镇入鄱阳湖，或经由赣江下两广，或转长江，行脚两湖。作为陶瓷原料供应商以及瓷器产品销售商，徽商参与了青花瓷的烧造过程。与元代“枢府窑”、明朝“御窑厂”中央督造机构一同撑起景德镇的繁华。这条贸易链上的祁门，不仅盛产瓷土，还与景德镇一样建窑烧瓷。在祁门南40公里处，发现了一座明中期至晚期的大型青花窑址，大部分是青花瓷片，还有不少西晋陶片、宋代影青瓷片。水车座及导流孔、水坝、水碾，以及尚未入窑烧制的胚胎，保存完好。碎片与物什中，依稀徽州青花的昔日繁华。明万历年，市井文化流行，通俗小说以及戏曲话本畅销。书商开始在书中插图，版画时尚起来，而徽州版画最负盛名，美人儿个个都是鹅蛋脸，画在瓷器上个个如玉琢的美。还有花鸟、山水、故事等丹青图案，大量出现在青花瓷器上。画工们在瓷器上表达山水，必定受文人画影响，故事生动，青花生风。青花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花样年华，在徽州版画风的熏染下，生成一种文人气质，品位脱俗，成为上流社会的藏品。由赏玩进入收藏，那收藏才有几分闲适，为生活增添几分趣味。明人的收藏品位与他们的文人士小品一样，雅致、脱俗、性灵。

三、有一种支点叫精神

巧合是一种缘分，明朝时，文人气息走进了青花瓷，而云一的徽州青花也带着晚明小品的风骨走来。仿佛前朝旧梦，他在晚明时光中，和徽商们一起往来祁门与景德镇之间，与不仕新朝的文人们一同隐逸在文化的江山里。云一捧着明版书走进青花瓷，住进晚明的徽州老屋里，画面留白的日子，坦荡着内心纯净的生活状态。笔法自笔墨中求之，而笔意却在留白里。

放下文明赐予的多余，减到几根朴拙的思想线条就能组成一个人，一个自由自在的人；一个洞察人生、还原本色的人。一团和气



郑云一 《尘世莲花》系列 12寸盘

里却有一种穿透力，穿透内心的自由之力。身后一棵残柳，一斜草廊，身边立着一只小鸟，一幅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派头。那位充满禅智的老者，他爱徽州天井的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他爱茶乐酒，他爱梨园花脸，既然人生如戏，那就在青花上唱吧。

就像张岱，即使潦倒而自由之志不改，哪怕囊羞无钱买新茶，每每店家闻茶香。张岱说的，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云一有癖有疵，带出他的真情真性真灵性，画笔就像一只灵动的杠杆，站在命运赐予的支点面前，他一瓶啤酒、一杯茶、一支香烟两指夹，呷一口啤酒，混一口茶，吸一口香烟，再论道谈画。他甚至可以将茶之味在烟酒混杂的舌之尖上提纯，青花便在他的嗜癖中伸张了自己的品格。

云一作画一定要有题款诗，有时一句，有时一首，不论一句还是一首，都有一种寥落的禅意与空灵的画意相映成趣。“只看山一半”也不错，“一柱心香”献给谁？“人世来去一杯酒”，“且看眼前闲书，莫谈昨日是非”，举棋不定时“放下便是”……。他随手把诗意的时光隽刻在青花上，浓郁的书卷气夹带着禅意随着把玩人的品味，进入寻常生活。

禅于平常处最见自由，是云一在徽州青

花上的追求。素坯上，任众生用醉眼抛白眼，没了哀怨；真理平常得就像街边的小摊。自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特殊性生活，具有常识性的生活，为自我而活，这便是人生而自由。云一笔下的人物，自由就像日常茶饭事。有了釉变，瓷板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也许其中隐藏着某种生命的密码，关键是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一件瓷板，青花折枝梅上栖息着孤冷的生灵，一袭袖里红长袍微微泛着绿韵，边伸手接落花、边与枝上小鸟对话。人是火热的，背景是醒目的纯白。落花一瞬间会发生什么哟？云一说，“落花犹似堕楼人，接花就是人重生。”

更多时袖里红表现为花儿满枝，含着绿萼的红梅如花吹雪，美丽至极。美丽过后，带来了生与死的消息。人生与四季一样，花季短暂却美丽至极。花开满枝闹，花落万枝空，唯留香一朵，明日恐随风。如果不能做什么，那就赶紧闻香吧。中国人少谈生死哲学，袖里红之于瘦梅丰樱，来时生机勃勃，去时飞花吹雪。对生死的豁然，那是云一的“幸福时光”，时间在一座徽州老宅门前静止了，死亡不过是归去来辞在自家门前院落树下的茶话。如果人的生命必定因精神支撑而精彩，徽州青花便是他的精神支点。

文化江山一女史



郑云一 《故人何时来品茶》系列之一 12×10cm



郑云一 《故人何时来品茶》系列之二 12×10cm

在景德镇，偶然踏进一间画家的工作室，满是瓷土素坯，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，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，涌着涨潮的必然性奔入你的视界，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。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，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呐？景德镇的画家太幸运了，当他们笔蘸青花料水，面对瓷土素坯之际，应该是在大地上作画的感觉。

泥土是一切生命的母体，面对母体，便是面对人类的大本大原，生死的密码都藏在泥土里，汇聚成人类乡愁的泉眼，只要你发现了它，笔尖便会带着无法承受的乡愁之轻，在泥土上画下永恒的期待。追求永恒是艺术的本质，只要美丽，便是永恒。

就在这间工作室，思想的脚步追着生命的节奏，立定在了母体的支点上，拉长的心灵顶天立地，产生了顶起一片天空的力量。写作的冲动，撞开了历史与艺术之间的那堵墙。如果说历史是展示瞬间的行为艺术，那么艺术则是将瞬间凝固为美的永恒冰点。我愿用文字敲打冰点，为美立此存照。

三十年如一日，我读史、写史，是因为史里展示了人性的多姿，无论幽暗或光明，人性的双刃剑如两手左右博弈，在自残的蜕变中不断发现并建构适于人类生存的各种形式。当然，除了物化的，还有精神的，那些美丽的绘画、音乐、戏曲、诗词，便是历史留给人类精神的生存花园。

像蜜蜂，在历史的花朵中采摘芳泽，酿造甜蜜的文字，在历史理性批判的沉重之后，这是一个很艺术的休闲方式。于是，在《青花里的乡愁》里，精神游弋于艺术哲学的形而上追问中，却在当下美丽的图画中得到了答案。

《文化的江山——重读中国历史》出版了，蒙友人雅赐“女史”，当然很高兴。在文化的江山里，其实我更喜欢一花一草，那是有生命的具体的东西，天地那样的家伙，太大了，我无法把握，还是让男人去经纬它们吧。

我更想写一本用心灵欣赏美的书。



郑云一 《尘世莲花》系列 35 × 50cm



郑云一 《故园》系列 42×23cm

乡愁是一场华丽的寂

现在艺术上，就像“后现代”的年龄一样，多半是一种年轻肤浅的释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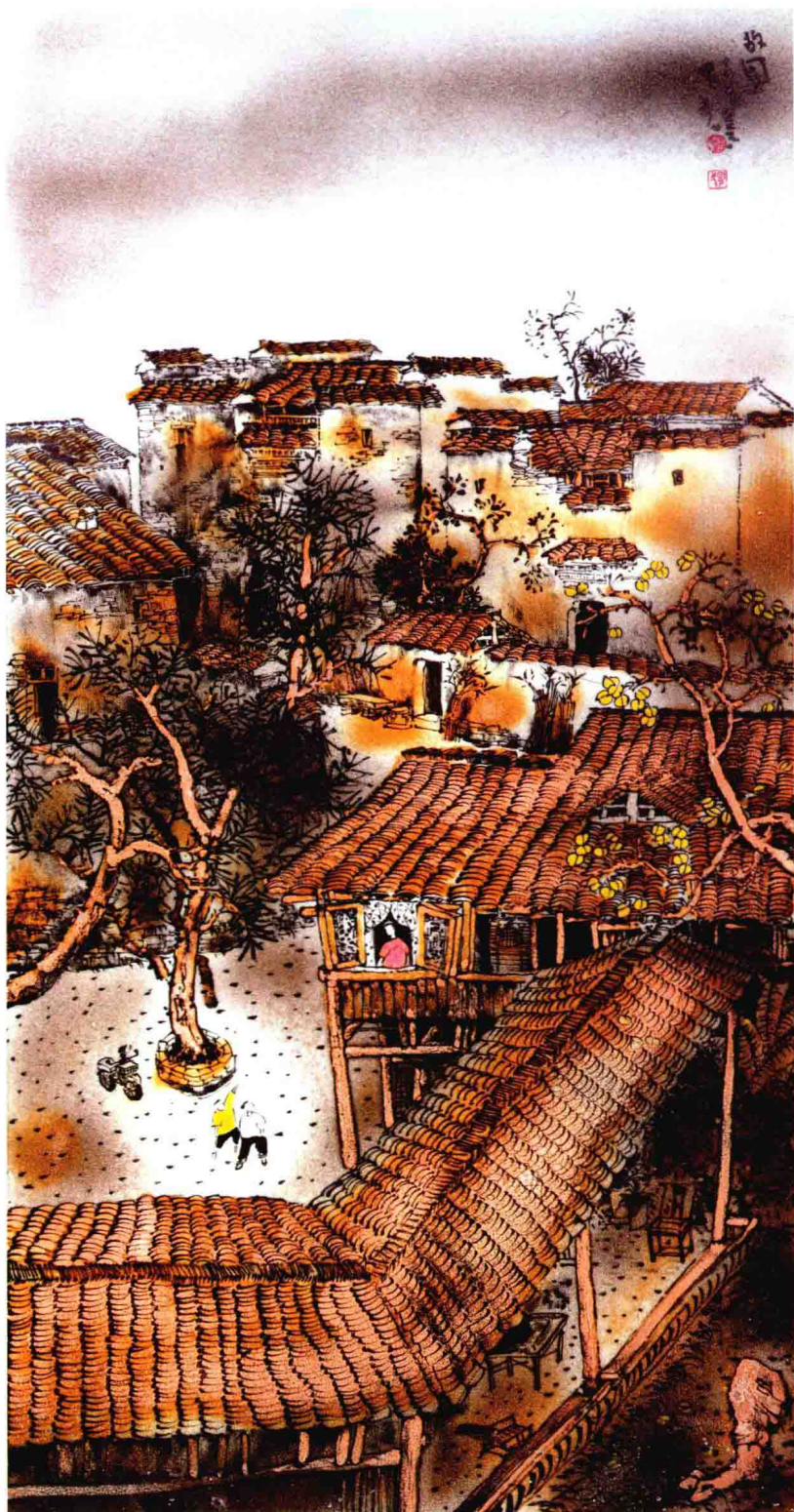
“后现代”在时尚里乡愁，没深浅的艺术行业者，便率先开始寻找乡愁的噱头。传统记忆像断了线的珠子，“后现代”丢掉了连缀的线儿，拾起传统元素的珠子，用他们反抗的姿势重新拼接起来，在解构与重组中安插一些怀旧符号，以引起通俗审美的共鸣。

明式家居靠在水泥墙棱角边，旗袍领口上一张烟熏妆的脸，在拆毁的遗址上设计假古董，绘画里扭曲着欲望的触角只扩张他自然人性的一部分。不同时代象征的符号叠拼一堂，一个混搭语境下絮叨出来的支离破碎的道具式乡愁，引导出一种怀旧式的消费，造出一个浮夸的繁华乡愁，让时髦买单。

当由一些中国元素固化的脸谱化的乡愁像风一样流行之际，正是一种商业消费炒作背后的精神匮乏和文化沉沦开始之时。精神无法回归，只好出走，“后现代”的乡愁是一个没有家园感的浪子，它还得继续找寻出路。

风是无形的，但它可以借助细柳、落花、飞雪、飘发、袍袖，甚至飞沙走石来展示自己的姿态。乡愁也是无形的，但它可以在故土的物质上传染，驻足于池塘、老宅、里巷，摩挲春茶、丝绸、瓷器、美酒；可以在自然山水中消遣，流连于琴棋书画间，在苦涩的美感里展现人的精神姿态。

精神是乡愁的归宿。他乡奋斗时，线条是落寞的，色彩是黯淡的；他乡腾达时，线条是亢奋的，色彩是缤纷的。门庭冷落、朋友寡怜时，是一种落寞；门庭马喧、高朋满座、曲尽人散时，依旧是一种落寞，一种辉煌的落寞，比灰色时的落寞更加落寞。当理想主义的觥觥将线条和色彩浪费的差不多了的时候，睡梦里突然站到时间倒流的浪花上，将一生的



郑云一
《故乡》系列
117×60cm

积蓄都消费给了乡愁。重归故土，重归精神上的平淡，这种平淡是乡愁的恩赐，乡愁是一场华丽的寂。

怀旧的元素其实很简单，夕照的天空下，嘉树披着淡淡的粉红余晖，黛瓦白墙隐约在青蓝色调的暮烟里，一只乌篷船醒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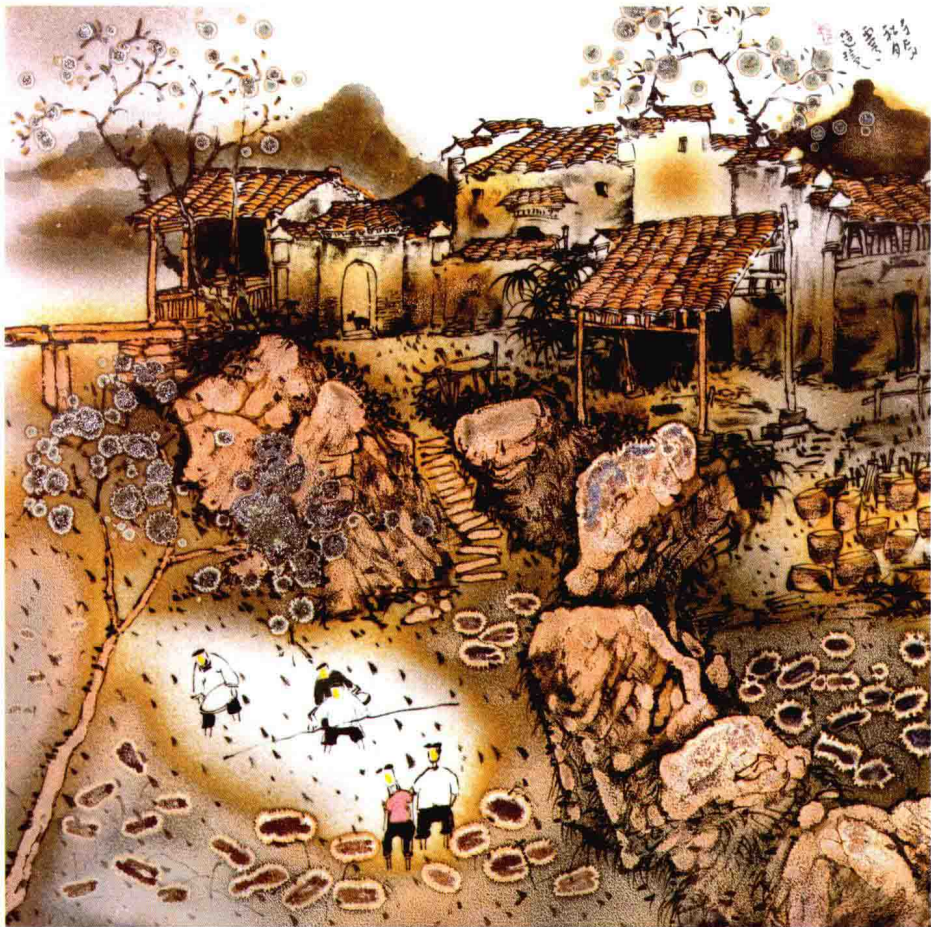
船尾，一条墨线垂直，细若游丝，却虚实有致，摄人的笔墨魄力，带出空灵的寂感，给精神游弋一片安静的水域。竹篙直立，穿透

木板，将船钉在水面上，不动如山。于是，画面端庄、平衡，但精神暗示右倾。一根具有独立意志的墨线，蕴涵了太多的艺术追求，因观者的人生关怀而成为支撑整个画面的灵魂。

船头，斜卧着一根鱼竿，垂钓着一生的回忆，在心淡已如止水的当下，回忆充满了甜蜜。紫烟、青烟在向渔船过渡的水面上浮白，留下一个虚无的意境，温暖了一船的乡愁。

密变如此充满是窑火给画家的额外恩赐。

一面徽州老墙的青花记忆



郑云一 《故园》系列 60×60CM

与青花瓷青白之志相同，徽派建筑亦为青白两色。洁白高大的围墙外，飞檐偶尔重叠，马头墙起伏，从容而柔软，其余无论煊赫与小康皆内敛于门里。门外则坚守青白两色之古俗，表白着徽商以节俭诚信兼善乡村的教化功德。所谓淡泊明志，清白为家。

这也是艺术家的传承与坚守。白地青花是他心目中的阳春白雪，他在青白之间，提纯了徽州建筑乡土气中的艺术精神。

一件青花瓷箱器，让艺术家的历史记忆驻足在一面徽州老墙前。他要把一面沉浸在蓝色梦里的老墙落实在瓷板上，还要把时间的沧桑定格在釉下。瓷釉玉润般的光泽很难表现苍老，而云一将时光流逝表现在老墙上，就像在画布上处理油彩的印象派，墙壁上的斑驳有着油彩的坚实和粗厉的肌理；而沧桑虚实错落、

晕染朦胧，则可见他宣纸上铺陈水墨的功夫。看起来，画家处理得好到极致。他自调的青花料水，如墨分五彩，似油彩之千变万化，在老墙上留下时间的身影，蹒跚在釉下。歪歪斜斜又内藏筋力的线条像醉了的时间流线，支撑着黄昏中的逃离。

釉上的视觉效果非常完美。老墙斑驳错落，就像一个脱落牙齿的喉咙在低吟着不完整的、缺失的、沙哑的、断续的音符；又像一双阅尽人间所有苦难的眼睛留下的泪斑，那是风雨留给时间的斑痕。

但是，风蚀过后的老墙却愈发坚实，渲染并释放着苦涩的美感，留下格外动人的历史残美。它就像一面可以依靠的精神墙体，给予任何人的精神靠山。它是我们的祖父祖母、外公外婆、父亲母亲，水生哥、山柱兄。闭上

眼睛，背靠墙。岁月如老牛在初春的水田里悠悠晃晃，青花韵斑驳了记忆的碎片在墙上。

江南三月细雨时，兰花衫、碎花裙、粗黑的麻花辫左右摇晃；开裆裤、骑竹马、虎头虎脑撞上墙。仲夏夜，二八青丝垂腰的柳，牵手的情窦，初开在月光下的老墙头；还有倚在墙角下的老狗，依偎着几朵小野花，在墙阴下懒散地躲着日头。秋日里，黄灿灿的米谷为老墙薰香；冬日暖阳下，一把小竹椅，一团旧绒线，编织着平淡温暖的时光。还有一扇紧闭的小门，已经歪歪斜斜地像老娘。一颗枣树，探出覆盖土廊的老瓦上，与老掉牙的飞檐招呼；池塘里的残荷，深浅之间，青花自有分寸。在老墙的背面满满书写着明末世家公子张岱的《兰雪茶》，隐喻着云一另一面充满性灵的追求。



郑云一 《故园》系列之一 117×30cm



郑云一 《故园》系列之一 117×30cm

乡愁的背影



郑云一 《故人何时来品茶》系列之三 12×10cm

我们的视线总是忙忙碌碌，审度着物我之间的关系。观看先于语言，却从未被语言解释清楚过。幸亏有一种艺术观看，它所产生的艺术叙事，补助了语言的缺陷。它不借助语言，而是凭借线条与色块的恩典，形象而有高度地拓展了观看。

艺术的高度取决于思想的高度，借助思想的羽翅，一双艺术之眼凌空了，俯瞰故土，满眼背影。

黛瓦匍匐，拥拱着蹒跚的屋脊，那是江南老宅的背影。如苍老的鲫鱼背，节奏排挤鱼贯；如水乡里的老牙口，敲打着迟缓的乡调，感叹着故园青梦的旋律，悠悠错落在素女墙翘望的期盼中。

房子的背影是屋脊，是一座房屋的脊梁。脊梁挺着背影的力量，呵护着胸膛下蜗居的主人。苍天动容，飘来江南的冬季，细雨夹着花飞雪，落在青石上如泣如诉。

屋脊的背影在画面上铺天盖地，留下那条狭长的青石小路，给另一个背影行走，白衣青裤是她的礼服，在黛瓦白墙间庄严地巡礼，宣谕她恪守着青白为家的祖训。乡居的色调，在中国，唯有青白，除却青白，其余色彩难以言喻。左臂挽着一个菜篮，右手落寞，依托胸前，握着一把黑伞，稍许遮挡着雨雪，脚步却在艰难中欢愉。

不用说这是一位母亲的背影了，身后的木门里，是她满满的爱。前方是村口，村口每天都有母亲的甜蜜与希望，那里可以用鸡蛋换来盐和糖，也可以等待归来的好儿郎。

母亲的背影是一种融化的力量，雪花打在她的背影上融化了。融化需要温暖，一种爱

的温度，这一切都在那背影里，她能融化世间所有的尖锐。

艺术家在色彩缤纷中找寻、在线条上打拼，忙碌了大半辈子，疲惫的他终于在苍老拥挤的屋脊下，在狭窄的巷间找到了母亲的背影，找到了融化的力量。

岁月磨损了他的任何尖锐，他的观看才因此醒悟而柔软，他看到那一座座屋脊，都是母亲的背影；一座屋宇都是一个家，一家之主是母亲胸怀的背影，是天地间大爱的背影，充盈宇宙。

于是，他在青砖上一丝不苟的描画，屋脊坡上的小天窗清晰可见，那是给天空传递亲伦之爱的小窗口。还有那素女墙，墙体再老，画家也要为它的背影昂起飞檐，给乡居的父老和风雪游子一个温暖的希望。

母亲的背影，那是一种融化的力量。不热烈，不燥人，淡淡的，谦逊的，润物细无声地沁浸过来，没有一番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，你怎能去看母亲的背影，故土的背影。唉，蹒跚的老房啊蹒跚的多娘，不为人父母，怎知背影的大爱无量？

于是，画家在天地间画满屋宇的背影，母亲的背影，则在那个风中吹雨雪的清晨，走向村口。她的前方，水墨淡远处，透明而隐约有又一个雨伞的背影，那背影下依旧是一个温情的诗意。

文章写到这里，正是昂山素季补领诺贝尔和平奖之际。想到她其实也是一位母亲，是母亲都有一种融化的力量，用爱的温度融化了缅甸，融化了这世间的所有尖锐。

原来心灵的乡愁是爱。



郑云一 《故园》系列 30×50CM



郑云一 《故園》系列之四 117×30cm



郑云一 《故園》系列之三 117×30cm

乡愁的围墙



郑云一 落花一瞬 48×20CM

人生如戏，无论喜怒哀乐，自导自演自观，皆为戏子，亦皆为观者。自己是自己悲喜剧的围观者，演给他人看，也唱给自己听，在观看他人的悲喜哀乐时忘却自己的苦恼，让忙碌于悲喜间的心灵稍息。

独自围观一件“权尊”瓷瓶，优越的立体视角，给观看的局限一个空前的补白，满足了潜意识里的窥探欲。人在观看时，总想看到背后的东西。背后是什么？那就转圈围观吧，画家于不同维度的丰富想象，在时间的拓展中给出了“背后”的趣味。这是宣纸和画布所不能给予的通透，即便有了伟大的“透视法”聊作补偿。

一个小小的立体诠释，给予了一个思想的立体围观。就像放映机将一束光射向屏幕，思想的犀利直奔瓶颈口上的围观。一干众生，表情沉醉，筑就了一道市井人情的篱笆，将心灵密封得水泄不通。一位孤独无助的表演者，曲腔流淌着无奈的悲凉，水袖上扬，甩出了一个婉转幽怨的愤怒曲线 那又怎样？

围观者争先恐后，他们在看什么？看她的痛苦挣扎？看她的孤弱无助？看她以麻木自愈？还是在陶醉于这种形式的惯性观看中，将个人内心的愤怒早泄了事？一堂唏嘘之后，便又重回习以为常的生活轨迹，他们是惯性的传递者又似乎是置身轨迹之外的围观者，一群呓语者，一群梦游者，一群自以为是的喜怒哀乐的载体，在表演与围观的角色间颠来倒去。

围观是乡愁的一堵围墙，艺术家立意在瓶颈口上的围观，更加添“堵”。压抑的氛围如天罗地网，硕大如砣的瓶身，似宇宙、像地球，被置身于围观的瓶颈口之下几近窒息，陶的质感原本就有一种原始野性的夺目，却偏偏被细瓷青花的文明样态所压抑。

也许纯属巧合，却巧合得如此巧妙，天衣无缝。这件瓷瓶并非陶瓷传统造型，但器型如砣却让人遐想连篇。中国古人把秤砣称为“权”，“权”的本质意义，在于它能给出一个重量的平衡点，求得一个公平。“平衡”才是权的理想状态，能“权”者如鱼得水。

“权”在中国文化里有着太多太沉重的内涵，除了能持衡、拥有保持平衡的“权力”之外，“权”在中国人揣摩把玩人际关系中，又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处世态度，如权利指权衡利弊，还有权谋、权且、权宜、权变，都是在寻找一种平衡点。看看那些围观者，哪个不是很“权”呢？哪位心里没有一杆称呢？在利害间锱铢必较，于利禄中权其轻重，为的就是一个内心平衡。

“权”是中国人在生活中寻找平衡点的一种智慧，当他们无法权衡外在的不平时，那就在内心平衡自我吧。处于绝对劣势的博弈，争取生存底线则是最后的平衡点，抗争被围观包围，渴望打破平衡的力量被维持平衡的围观消解了，然后一切归零。零后面再缀一条小辫子，那便是鲁迅先生痛恨的Q氏麻木平衡术，是辫锁大脑的咒语。一个“权”字将中国人绕进了圆滑自闭的千年深潭。

一位从圆明园画家村里走出来的艺术家，即便鲁迅先生被夏日燥热的午后逼退至后院打盹，是信徒也都会随身携带写现实主义中的现实批判精神，像“眉间尺”那样，跳进混沌的泥浆里，在拉坏与立坏的时间沉默中，已然悄然于某种艺术的预谋，扶植了一件如砣的瓷瓶。一旦预谋兑现，那来自艺术的灵感便会脱口而出，给它的孩子取名，叫“权尊”。在陶器时代，器皿以开口为“尊”，便利盛水。

尊身粗陶釉上，鲜灵灵的文字铺排开来，偏偏是《牡丹亭》第十出的“惊梦”，杜丽娘踏着“步步娇”的旦调，吟出春光无限的萌动，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摇荡春如线”；姑娘袅娜着“醉扶归”的身段，陶醉在二八女儿如春的美貌中，“你道翠生生出落的群衫儿茜，艳晶晶花簪八宝填，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？恰三春好处无人见，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，则怕得羞花闭月花愁颤。”

女儿家的天真性灵与粗陶之野，都是本色。但在冷漠的围观中皆皆在劫难逃。那瓶颈口上的围观如一夫当关，收紧了出逃之路。在这样的围观下，连滴溜溜的文字都异化为围墙，《牡丹亭》那渴望自由的死去活来，最终也变成了围观的篱笆栅栏。科场登第，高官厚禄，甚至市井利禄，都是人内心不能自拔的围墙，哪儿还有缝隙能让本性留出来回归日思夜念的故乡？整排的性灵文字就这样被围观扼杀了，通往乡愁之路被堵死了。

乡愁的隔壁有一堵围墙，它就垒砌在广场上。

这是一场后台的围观，里三层外三层的小分头，在围观一位刚刚从前台走下来的遗老，瓜皮帽下后脑勺上的那根小辫子、长袍马褂，带着怀旧的冥顽不灵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于是，冷眼、热眼、凛然之眼、不屑之眼和茫然之眼……；围观的场面并不喧闹，但能看到喉咙里咕囔的声音，切～、嘿～、唉～、哦～、嘛～，一场围观者憋出的猥琐合唱里，独独没有一个对守旧勇气的“投名赞”，随大流是不会承担任何后果的。

小辫子没有恼怒，冷笑的表情孤处于周遭的冷漠围观中，一双眼睛淡定，扫了个半园，围观着围观者。不都是我的票友吗？此生如戏耳！我方唱罢，前台正登场。我这小辫子就是一匹卧槽马，摸摸小分头下面，你们的后脑勺是干净无毛了，可眼与嘴都还是小辫子爷的做派啦。更何况，前台依旧唱着凤冠霞帔的前朝旧戏，你们在台下不依旧是专注的观看、献媚的观看吗？你们不依然是津津乐道的捧场，倾其所有的票友吗？

唉，围观不需要理由，围观本身就是目的、就有趣，一种无聊的意义。围观者目无物，看无看有，都一样的无趣，一样的有趣，不过是在蒸馏思想的发呆中，将嘈杂了一天的心灵关门打烊。当被围观者孤立、冤苦、泣血、惨烈到惊天动地时，也许会触动一下围观者的神经末梢，使他们明白作为存在主义的存在，他们的生命至少有存在下去的合理性。

现实常常是乡愁沦陷的沼泽，也是逼迫乡愁出走的动力。乡愁一定带有文化记忆，记忆是遗传基因，是一种嵌入人的精神骨髓里的文化遗产基因。艺术家的乡愁记忆，在时空无序的符号堆积中错乱，但他依旧在吃力地梳理着什么。

发黄破损的线装书页，贴在毕加索式的人体、城体的异化拼接上，象征人的精神分裂、人格分裂，以及由人一手造成的文明的变种与分裂。破损残缺的线装传统，能否裱糊这精神错乱的现代堆积？破碎的传统去补缀支离的现代？那个满头簪花下为欲望填塞的呆滞表情，还有那两位观看者的中性人姿态，面对传统的经典抑或现代元素的疯狂填塞，在后台握手合谋，男人没有愤怒的责任，女人也没有悲哀的义务，他们只要做爱的愉悦，而不要繁衍的接力。前台一位男人扮作女人看，一个背影身段的无奈特写，便是那挥一挥，足以煽情得台下围观者满脸的唏嘘，他们共同围怨一番，然后拿出几件传统文化的符号，骗取大国复兴梦游人买单，躲在复兴国学的滋润里，食指抚摸着舌尖，用唾液的余温，数着大把的钞票。

旁边，干枝梅下，一个精致的鸟笼，一个不自由者却偏要囚禁能自由飞翔的翅膀，以满足内心的平衡。

高高在上的围观，何等的优越、安全和赋闲。

一拨拨人群涌上来，几排人墙，他们在围观什么？看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，只看一人举头，众人皆望罢了；另一群围观者嘴巴开在惊愕之间，一个女人两手惊恐地托着脸；还有一群最前排的俯视，累了，干脆放下鸟笼，蹲下来，有一人托着一把茶壶，随时吸吸两口，小毛芽坐在爷爷的怀里，准备安营扎寨了。



郑云一 《归》 117×60cm

郑云一



郑云一《剪》 60×60cm

围观者的对岸，是孤处于深渊里的独崖。崖上一只干枝梅独立不依，枝头上一朵梅花夺目，那五片小花瓣儿则开放出了釉里红的完美，精气神儿鲜嫩。秃笔似老友，饱蘸着自调的青花老料水，素坯上刷出了老干枝一生的挫折，苍老粗糙却延伸出了遒劲的英姿。纤弱的枝头，肩着倦鸟的老躯，汲取着根本的体温输送着些许暖意，支持鸟儿坚强地回眸，给围观者一个悲悯的对望。禅是一枝花呀，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，它的最后一出戏是谢幕，给围观者一个落花一瞬的谢幕。

秋风起兮，花儿一朵，飘渺轻扬，无声无息衰落，偏偏落在高高在上的围观者的脚边，青衣长衫筑就的厚厚围墙，一堵青花墨韵的人墙脚下，一朵鲜艳的釉里红小花儿，淡然着命运之风的安排。思想借助釉色的表达，一个脱俗的鲜明对比。

依然是翘首仰望，他们在看什么？观天有不测风云？除了左右顾与己无关之外，还有就是看着脚下山谷里的那位接花人。哦，只是一瓣落花，围观者在祈盼天风把那朵脚边的小花儿吹落到崖底深渊，底下反正有位接花人。他们哪里懂得“一瓣馨香”在香消玉损之季的生

命风雅呐，在落花一瞬之际，接住了落花，就是接住了生命的尊严。

画家是自由的，在一个500件的箭筒式卷缸上，画满了密实实着青衣长衫的围观者，空间在时间的流转中，围观者演绎了一圈的荒诞，最终回到始点，依旧是观望。

观望吧，画家狡黠一笑，在深渊下那位接花人的身后，画了一条“哭之笑之”的鲑鱼，毫无常识逻辑地游在深渊里的一尾鲑鱼。画家的灵感是自由的，他赋予鲑鱼那空灵的生命状态，是为担待起深渊里的平衡，哪怕剩下一鸟一渔，也要腾跃穿透这乡愁的围墙，抵达精神的彼岸。

陶瓷秉赋的空间造型潜能，使它的艺术表现力，超越了宣纸和画布，给艺术家提供了更为自由的三维时空，艺术家置身其中，既是表演者也是围观者，在这样一种氛围里，他的思想不得不立体起来，情感不能不活跃起来。一种内在的批判冲动和现实关怀，激发了的愤怒，又在理性中转为悲悯的情怀，以一个弱女子的哀婉，冲破围观式的文化维度，为通往理想的终极家园做了铺垫，这一铺垫便是通往乡愁之路。



郑云一 《无题》 117×60cm